

德川家康

〔日〕山岡庄八 著

4

南海出版公司



徳川家康

4

〔目〕 山岡庄八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川家康. 第1辑. 崛起三河/〔日〕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陈都伟, 王维幸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4

ISBN 978-7-5442-7660-3

I. ①德… II. ①山…②岳…③陈…④王…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256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0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第一辑·崛起三河

〔日〕山冈庄八 著

岳远坤 陈都伟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5.75

字 数 1552千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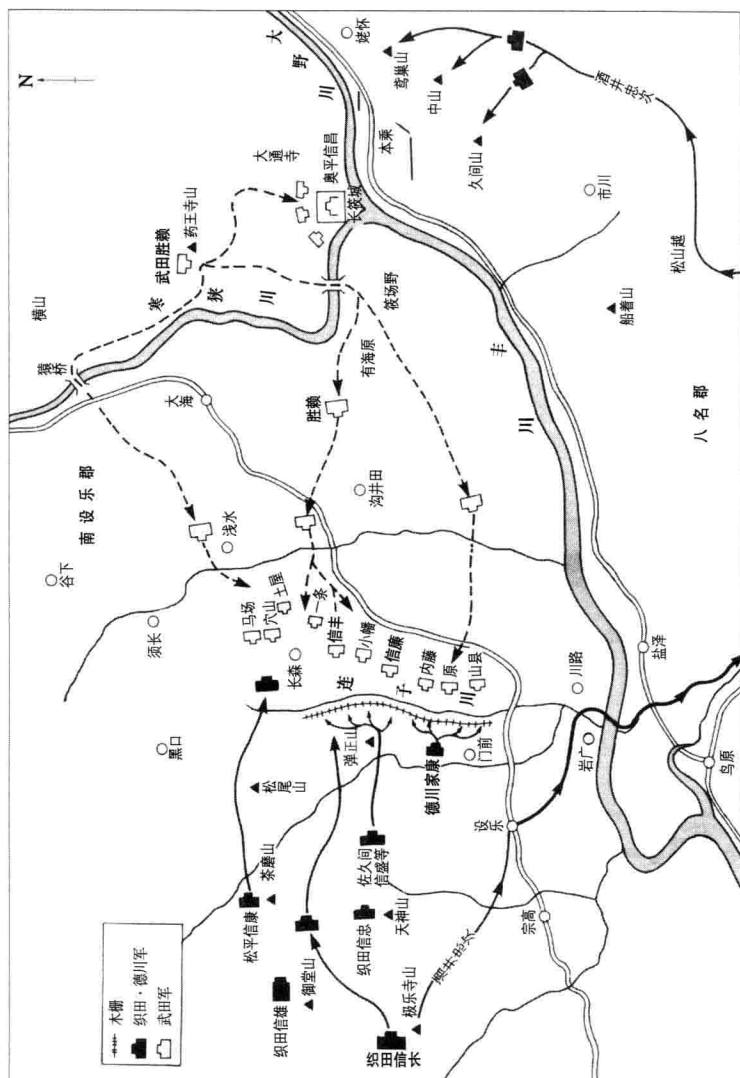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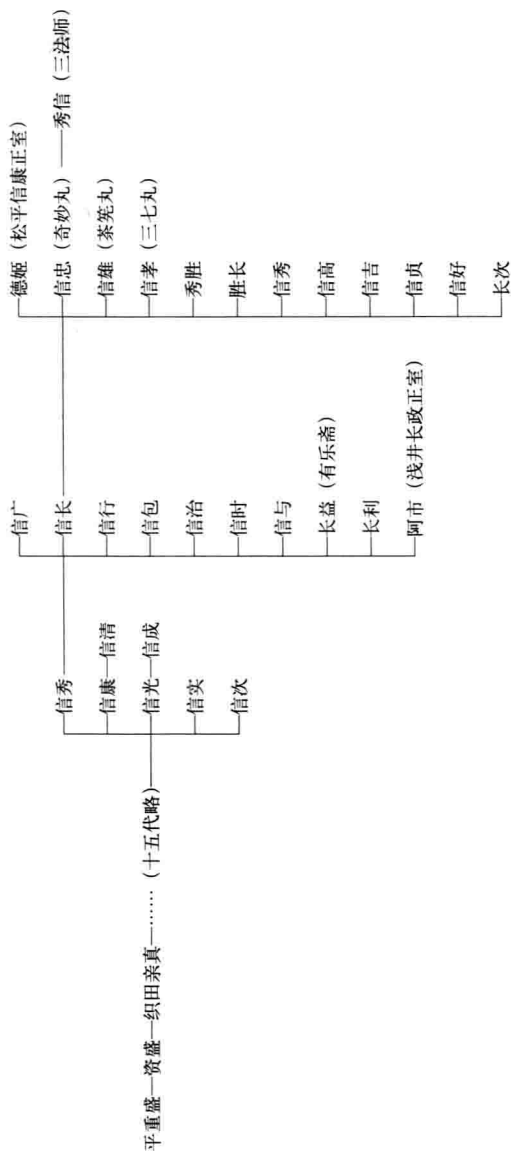
定 价 15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长筱之战参考图



图系谱田织



目录

- 一 二战长筱 /1
- 二 贞昌御敌 /19
- 三 死士赴死 /34
- 四 联军设伏 /48
- 五 设乐原之役 /60
- 六 三年蛰伏 /68
- 七 逼死菖蒲 /78
- 八 山雨欲来 /95
- 九 罪状十二条 /106
- 一〇 德川救子 /118
- 一一 流放信康 /132
- 一二 铁汉柔肠 /143
- 一三 杀筑山 /154
- 一四 信康之死 /165
- 一五 武田亡音 /178
- 一六 再战高天神城 /188
- 一七 四面楚歌 /202
- 一八 武田败亡 /216
- 十九 信长埋祸 /230
- 二〇 大地之盐 /243
- 二一 安土之会 /253
- 二二 变生肘腋 /263

- 二三 本能寺之变 /274
- 二四 右府罹难 /289
- 二五 堺港涉险 /298
- 二六 伊贺飓风 /317
- 二七 民声 /332
- 二八 秀吉生计 /342
- 二九 高松议和 /356
- 三〇 堺港投票 /369
- 三一 茶屋救美 /380
- 三二 破釜沉舟 /399
- 三三 山崎合战 /418
- 三四 葵花之阵 /435

一 二战长筱

天正三年，甲府，春意尚浅。四周的山脉连绵不断，山坳里残雪若隐若现，院子里结满了霜柱。武田胜赖踏着霜雪，巡视集结在城内外的官兵。在他看来，这支部队兵强马壮，绝对可靠。

胜赖在城内外巡视了一圈，回自己的房间。法印和尚板坂卜斋一直紧随其后。胜赖回头看了他一眼，说道：“真没想到，这次出兵，前景居然如此好。”

“全凭主公洪福齐天。”以前一直给信玄做随从，而今又给胜赖做侍医的卜斋在一旁笑答。

“说实话，我听说德川家康把奥平九八郎贞昌放到长筱城，还真不能麻痹大意。”

“主公高见。”

“可是，现在的形势却与我当初的想法迥然不同。”胜赖迎着朝阳，兴致勃勃，俊秀的脸上现出追梦者恍惚的神情，“逃到淡路由良的足利义昭公急令我入京之前，我还真没把区区家康放在眼里。”

“是啊，没想到居然变成了进京大战。”

“是啊，这可是先父毕生都在渴盼的进京大战啊！”

“令尊大人定会含笑九泉。”

“那是当然！将军义昭公不仅给家康发去了讨战檄文，还给家康生母的兄长——刈谷城主水野信元，以及越后的上杉，都发了檄文。义昭

公早就想跟我和好，然后一举西上，消灭信长，重振天下。当然，我也不能对此抱太大希望。可是，对于这些密使，应该心里有数。”

“除此之外，足利将军也是我们强有力的盟友。”出生于京都的卜斋当然把进京的夙愿全部寄托在胜赖身上。因此，这次出兵，他暗地里非常赞同。

“没错！听说本愿寺、比睿山，还有园城寺的人，都等着咱们西征呢。”

“听说京都那边的将军还特意派智光院赖庆出使上杉家。”

“不错！”胜赖用力点了点头，“这还是我从中斡旋的。如果上杉、本愿寺和我武田氏联手，定能杀得家康屁滚尿流。”

“可是对上杉那边的防备呢？”

“这个万无一失。只要咱们不和一向宗僧兵在加贺越中结盟，上杉不会攻进一兵一卒。他们早就发誓了，而且……”说着，胜赖眯起了眼睛，“冈崎那边用了苦肉计，早就作好进城的准备了。哈哈，没想到原本打算进攻长筱的战争，竟成了尊奉先父遗志、瓜分天下的大战。”他无意中往自己房里一瞥，不禁皱起眉头。原来，在他巡视之时，重臣宿将们早已聚集到议事厅了。

“你们有何事？”胜赖故意提高了嗓门，大步迈上台阶。他当然明白众人的来意。时至今日，重臣们还想阻止这次出兵。这使得胜赖深感不快，几近无法忍受。“不是早就议定了吗？尔等还有何疑虑？”

说着，胜赖瞪了叔父逍遥轩一眼，又瞥了一眼山县三郎兵卫、马场美浓守、真田源太左卫门和内藤修理。长坂钓闲和小山田兵卫悄悄地坐在后排。

“三郎兵卫，为何沉默不语？各路先头部队都已派出了使者，主力部队当然不能落后。”

“主公说得是，只是……”源太左卫门终于开口了，“听说德川命令九八郎的父亲奥平贞能带领小栗大六去岐阜商讨援兵……”

“这个我早有预料。明摆着，信长定会分兵三河。若不然，他攻入美浓则有后顾之忧。未雨绸缪，这一点他不会想不到。”

“恐怕……”小个子三郎兵卫一下子直起腰来，膝行到众人面前，“在下想斗胆问一句，主公如何看待火枪的威力？”

“你担心咱们的火枪比敌人少？”

“探马回来说，信长正全力加强火枪营的兵力。”

“哈哈，”胜赖笑道，“三郎兵卫，说起火枪来，你又不是不知道，又得点引线，又得装子弹，用起来特别麻烦。碰到雨天，就更不好使了，还没等子弹装上，敌人早就冲上来杀得你七零八落。所以，当他们准备好火枪时，咱们就等到下雨时再去袭击。这不就行了嘛。”

“主公，我也想说两句。”长坂钓闲道。钓闲私下里属于主战派，却跟在大家后面，装出一副赞同的样子，胜赖对此深感奇怪。

“直言不讳是先主以来的老传统，因此，请恕我冒昧。”

“请讲。”

“去年，我军一举拿下高天神城，胜利而归，在甲府大摆庆功宴之时……”

“怎么？”

“高坂弹正大人手捧酒杯，对着我簌簌落泪。”

“为何？”

“他悲痛地说，那是武田氏灭亡之酒。”

“什么?!”胜赖双目一下子冒出火来，“高天神城先父屡攻不下，却被我一举踏平，这竟成了灭亡的先兆？”

“主公所言极是。虽说您拿下了连先主都没有攻取的城池，却内心骄傲……后来，有高坂、内藤二人不断进言，余者亦无须多言。我只是希望主公从谏如流，并且将其作为传统，牢记在心。”钓闲当然还是主战派，他这样说，是想反过来煽动一下胜赖而已。

胜赖强压怒火，瞪了钓闲一眼：攻取连父亲都未攻克的高天神城，是父亲死后自己唯一值得骄傲之事。有人居然把它说成武田氏灭亡的先兆，无疑表明此人对父亲的无比思念和敬慕，却是对自己的侮辱和不信任。然而钓闲还让自己牢记在心。不用钓闲提醒，也没有比这更烦心的事了。“哼，”胜赖强压怒火道，“不管怎么说，你都是为了我武田氏着

想，我不怪罪你。”

胜赖的所有想法都在钓闲预料之中。“总之，这帮人……”钓闲接着说道，“我建议主公可以先跟织田、德川议和，然后再向东进发。具体而言，就是把东美浓让给信长公之子御坊丸，把骏河的城东郡让给家康同母异父的弟弟久松源之助，让他迎娶您的妹妹，我们再掉过头来进攻小田原，才是上策。”

“钓闲，别说了。小田原是我夫人的娘家。”

“我当然知道，正因如此，这次西进，大家才有不同意见，如果不能说服所有人，将会大大影响我军的士气。”

突然，胜赖拿白扇狠狠敲了一下坐垫，全场鸦雀无声，钓闲也连忙闭上嘴。

“知道了！主意不错！”胜赖苍白的额头上青筋暴跳，脸像刚出浴一样绯红。他来到廊边，像火山爆发一样，大声朝板坂卜斋嚷道：“你叫人到宝库去，把諏访法性甲冑和家传的旗子给我拿来！”

卜斋答应一声，正要起身离去——

“主公！”三郎兵卫单腿膝行一步，说道，“且慢！甲冑是武田家几代家传的宝物，就连先主在世之时都不敢轻易动一下，主公……”

“住口！卜斋，快叫人去拿。”

“遵命。”卜斋再次起身。其余的人则像僵了一样，死一般沉默。大家都知道这宝物的厉害。说到要请出此物出战，就意味着主人已经铁了心。如再多言，甚至连脑袋都可能不保。这些都是代代相传的。今天胜赖命人去取宝物，就是想表明他力排众议的决心。

满座的人一开始还劲头十足，这会儿却都蔫了下来。只有长坂钓闲一人不怀好意地扫了大家一眼，道：“大家的心情，我十分理解。”脸涨得通红的胜赖也垂下了头。

“这是主公一生难得的好机会，还请大家成全，让主公完成先主的遗志。什么三河、长筱城，主公一击即溃，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还希望大家保留意见，帮主公一把。”这时，从一个角落里传来了啜泣声。大家看去，只见一个人正在用手背悄悄地擦着眼泪。不是别人，正是长

得和信玄几乎一模一样的逍遥轩。

当武田氏的大队人马在胜赖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从甲府出发的时候，正值二月底，桃花含苞，樱花绽放。

胜赖先有意造成佯攻的假象，一面调长筱城原城主菅沼一族的兵马向东三河移动，一面向西边的武节大道进发。胜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绝好的机会，想成全自己，只能拿出家传宝贝来使老臣们服从。

其实，大贺弥四郎勾结胜赖，准备迎其进入冈崎城的阴谋，这时早已被发觉，只是密信还没送到胜赖处。原来，弥四郎有一个同伙小谷甚左卫门，该人已经游过天龙川，逃到了武田的领地。只可惜此人潜入甲府时，胜赖已经出了城。

跟去骏河、远江的路不同，队伍的右面就是木曾山脉，大队人马在山坳里行进，而且带了大量军需物资，因此走得格外慢。翻过蛇峠山，从浪合去往根羽的途中，山樱花像从山谷里溢上来一样，漫山遍野，格外迷人。

“进入武节便有吉报。”在和合川边，正在喂马的胜赖突然冒出了一句。

不管敌人从哪里出兵，自己这方的意见已经统一，胜赖对此很满意。他正在做一个美梦，梦想着趁家康不备之际，一举攻入冈崎城。队伍在一个细雨飘零的日子抵达了武节附近的稻桥。空气中洋溢着浓浓的春日气息，雨脚细如绢丝，行军的伤感和天地的柔和交融在一起。

“报。”细雨中，胜赖驻马等候报告，却见旗本大将小山田备中守昌行面露难色，来到面前。

“怎么回事？脸色不对啊。武节那边派使者来了？”

“这……”说着，备中守来到胜赖座前，单腿跪地，低头禀道，“刚才，属下的士兵抓到一个形迹可疑之人，那人说有件奇怪的大事想报告主公。”

“奇怪的事？武节城里的？”

“不，是冈崎城。他说在冈崎城郊外，一个叫大贺弥四郎的人被活

埋，脑袋被锯裂了，他亲眼所见。”

“什么，大贺弥四郎？”

“是的。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是谋反罪。那人信誓旦旦。”

“叫他过来。”

被胜赖这么一催，备中守才回过神来，立刻奔了开去。

“把那人拽过来。”远处的杉树底下，一群士兵正蜷成一团避雨。备中守冲他们一喊，一个年轻武士答应一声，跑了过来。被带过来的男子六十出头，打扮朴实，看上去有点儿傻，是个胖乎乎的小老头。

“你从冈崎城到此何干？”

“小人和女儿、外孙就住在前面的根羽，出来卖棉籽，卖完了，便回来了。”

“那为何在此鬼鬼祟祟，偷看我们的兵马？”

“不不不，小人哪敢偷看……”老人看上去真是吓坏了，“我从这边走碰见将军，从那边过也还见到将军，可把我吓坏了，于是就瘫倒在树旁了。”

备中守看了胜赖一眼，听候他的发落。

“将军大人，根羽那边是不是打起仗来，被烧掉了？”

“不知道！”胜赖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头，答了一句。

“请恕小人冒昧，从围幔的花纹上看，我知道您是武田家的人，敢问将军尊姓大名？”

“若我不告诉你，也不让你通过，你会怎么办？”

“大人，请发发慈悲，我女婿在乱战里中流箭死了，留下两个外孙和我女儿……女儿从那以后一直疾病缠身，我要不干活，孩子就得饿死……”

“老头！”这时，胜赖终于现出一副相信对方是乡巴佬的样子，问道，“你在冈崎城外看见了什么？你是不是看见被锯了头的犯人？”

“是，是是，小人自从看了那恶心东西，每次吃饭都想吐……”

“那个人长什么样？把你看到的如实讲来！”

“是。哎……那个人脸肿成青紫色，脑袋被路过的人踢来踢去，额

头上的皮掉了，嘴唇被割得像炸开的石榴。”

“还有呢？”

“他大声求我们救他，说要是把他从那个坑里给挖出来，以后怎么样都行。还说他是三河的什么什么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么厉害的武士，居然像婴儿一样哇哇大哭，谁信啊！”

“好了，那人叫什么？”

“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大贺弥四郎恶人之类。”

胜赖额头上不觉渗出了冷汗。“备中，速派人调查真相。查清之前，先把这个人关在城里。”

“起来！”备中说着，把老头拉了出去。

“将军大人，小人说的句句属实……”

老头被带了下去。雨依然在下，淅淅沥沥的，好像要把树木的嫩芽剥开似的。山谷和溪流间，像流溢着加热了的乳汁，弥漫着一层雾霭。

“弥四郎居然暴露了。”胜赖叹了口气，像只受伤的老鹰一样环顾四周。战魔对胜赖可真是太苛刻了。大贺弥四郎被处死对甲州军来说，决非小事一桩。正因如此，胜赖应该冷静下来，再仔细研究一下作战计划，可事实并非如此。

为掩饰内心的狼狈，胜赖故意夸张地对众将说：“弥四郎的死无足轻重，他活着还是死了的区别，只在于是冈崎城先破还是长筱城先失守。”

这样一来，有必要立刻进入小城武节，商议军情。

既然弥四郎做内应一事已经暴露，说明冈崎城内已经作好了准备，因此，决不可麻痹大意。一旦攻城战开始，如不能在一日内攻下，甲州军就会受到西边的织田援军和东边的德川军的两面夹击。

“冈崎不是问题，我们应掉转矛头，踏平长筱城。”

“因此，刚才发生的事也并非毫无意义。他们以为我们的主力要攻打冈崎，因而减少攻打长筱的人马。”这就是善于狡辩的胜赖的逻辑。

说话之间，长筱城的地图在大家面前展开。山城建在丰川上游、大野川和泷泽川的交汇处，堪称天险。河流交汇的正面悬崖上是野牛门，还有一架细长的索桥，此处称为渡合口。西北面是本城，本城正对着的

左边是弹正苑，后面是带苑，再后面则有巴苑、瓢苑相连。家老的府邸位于弹正苑外面。城的正门在西北方，后门则在东北方。

因此，要想一举攻破长筱城，南面得从渡合口发起进攻，西面需隔河骚扰，东面则应隔着大野川，以鸢巢山为中心，从中山、君伏户和姥怀等处展开攻势。前后左右，所有地方的情况都议了一遍。

“我军主力应放在何处？”小山田备中守问道。

“城北药王寺山。”胜赖不假思索地答道，“留三千预备军驻扎在那里，你来指挥，如何？”

大家本以为胜赖会把先头部队放在野牛门，现在放下心来。马场美浓守问道：“那么，全军分成几部？”

“全军共分为北、西北、西、南、东南和主力六部，如何？”

“恐怕……”山县三郎兵卫添了一句，“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再加上机动部队和殿后部队，共分八支比较合适。”

“机动部队？你觉得在地势险要的山谷里，机动部队能如愿发挥威力？”

“但此乃兵家常识……”

“知道了。那么，谁来指挥？”

“可让山县三郎兵卫、高坂源五郎在有海村一带相机而动。”

“有海村？”胜赖额头青筋暴跳，“三郎兵卫，你这家伙，一开始就缩手缩脚。你就等着吃败仗吧！”

被胜赖一骂，山县不禁瞠目结舌。

看到山县着急，胜赖却又笑了起来，“哎，只是说笑而已。你估计长筱城现在有多少兵力？”

“估计有五六百人。”三郎兵卫冷冷地答道。

“不过区区五百人，而我们却调集甲、信、上三州兵力。万一失手，不被后人笑话才怪。好！你和高坂源五郎带领机动部队，殿后部队则由甘利三郎四郎、小山田兵卫、迹部大炊助三人率领，共两千人马，随时候命。”

“主公能够迅速、果断地采纳属下的建议，实在难能可贵。那么，

请您部署进攻部队。”

胜赖知道军心事大，便假装爽快地答应了。商议的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先踏平长筱城，然后在长筱和吉野之间全歼火速赶来支援的德川军，最后再痛击织田军。

城北的大通寺山，武田左马助信丰、马场美浓守信房、小山田备中守昌行率领两千人马；城西北的正门则由一条右卫门太夫信龙、土屋右卫门尉昌次率领两千五百人马；城西的有海村则由内藤修理亮昌丰、小幡上总介信贞带领两千人的进攻；至于城南野牛门，则由武田信廉入道逍遥轩、穴山玄蕃头梅雪、原隼人昌胤、菅沼新三郎定直率两千兵丁防守。城东南方的鸢巢山由武田兵库助信实任总指挥，和田兵部信业和三枝勘解由左卫门守友领一千人。再加上主力军三千，机动一千，后备两千，定把长筱城围个水泄不通。

第二天，大贺弥四郎被处决的准确消息传到胜赖耳中，武田军终于改变了行军路线，开始向长筱进军。

另一方面，长筱城的防御工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把父亲贞能送进冈崎城，独自一人留在长筱的奥平九八郎此时正指挥人马，在大通寺山对面修筑防御工事。

“如果甲州大军杀来，这些工事到底能不能顶得住？”

“听说敌人怎么也得有两三万人马。”

“咱们城里顶多只有二百五十名武士。我心里实在没底。”

看到搬运土石的人时不时地交头接耳，九八郎就鞭打他们，催他们赶紧干活。

“我们这座山城乃是天险，胜过三千五千兵马，此战定会获胜！你们就别打小算盘了！”

九八郎单纯至极，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绞尽脑汁，盘算着眼下的这次战斗。

“长筱城灭亡之日就是德川氏灭亡之日。”家康的这句话，九八郎信以为真，不假思索就记在了心里。家康唯一的女儿龟姬就嫁到了这里，

因此，他绝不会坐视不管。援军一定会赶来。

如果到时候援军还没赶到，长筱城落得跟高天神城一样下场……不，即使如此，九八郎也毫不怨恨家康。他心里早就作好了准备。

如果真到了龟姬和自己一起与城池同归于尽之时，自己就微笑着死给她看。至少要让人们提起他时，说他决没有玷污父亲的英名。当然，在其背后起支柱作用的，实际上是他赢得了龟姬的爱情这场胜利，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此种意义上说，龟姬才是他在这座城里迎来的第一个敌人。

从一开始，龟姬就把九八郎视为猴子之类，对他极为鄙视。她终日不发一言。新婚之夜，她道：“今晚我肚子痛，想一个人待着。”不由分说，把九八郎从洞房赶了出去。

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都会气得浑身哆嗦。此时，九八郎简直像一头发疯的猛虎。他笑道：“龟姬，你讨厌我？”

“讨厌……我要说讨厌，你作何感想？”

“什么感想也没有。女子本来就是如此。不久之后，你自会明白。”

“明白什么？”

“你父亲说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干之人。所以，我认为你和你父亲截然不同。”说着，九八郎快步走了出去。

龟姬非常吃惊，哑口无言。可以说，那是二人之间战争的开始。龟姬对内庭的侍女们夸下海口：“我就是咬断舌头，也决不和他睡到一起。”

可是，九八郎却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到了晚上，他带了侍卫来到龟姬的居室，竟然在此吃起饭来，甚至还聊到深夜。

“还闹别扭吗？”九八郎不慌不忙，沉稳的目光触碰到龟姬眼中的怒火，他哈哈大笑向外走去。

如此反复，龟姬担心起来，他是不是讨厌女人？人居然对自己熟视无睹，难道要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龟姬开始这样想，就意味着她要输了这场战争。

“还在耍脾气吗？”又是同样的话，同样的语气。

“如果我说我改了，你会如何？”龟姬大声反诘道。